

## 赴北歐地理學者研討會分享台灣「寂靜山徑」推動現況與文化交流

### 成果報告書

文.圖 范欽慧

在曼谷等待轉機的六小時，正好做 PPT 最後修改，和指導教授蔡老師及同門學妹以琳在一起。走在前進挪威的學術路上，當然，此行最主要的目的，還是希望能蒐集到各種跟聲景有關的研究主題，也要把自己在台灣推動「寂靜山徑」的成果被國際看到，同時更要連結國際夥伴，為未來鋪路。聲景與地方感，正是我想要理解的方向，從沒有想過因為關注「寂靜」(Silence)，會把我帶向遙遠的北國。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來看，我覺得自己又帶著某種篤定。

進到 Trondheim 機場，居然入口播放著蟲鳴鳥叫流水聲的大自然聲景，但是一批旅客通過之後，就自動停播，回歸寧靜。這份巧思我全聽見了....經過 33 個小時的漫長旅程，是的，挪威，我來了。

輾轉幾回，終於找到住宿的地方，我就被窗外海鷗叫聲吸引，尋聲四探，北國此時比我想像更溫暖。來到這裡不只是學術交流，也進行文化交流。因為蔡慧敏老師跟 Michael Jones 教授及他的夫人 Venke 有著深厚情誼，我們這一群台灣代表團，才有機會享受到如此溫暖的接待，Jones 老師家前有一棵開滿紫花的樹，還有種著各種莓果的庭院，他的家溫馨又美麗，熱情接待遠道而來的我們。Mike 是社會地理學家，Venke 是民族人類學家，今天晚上聽到關於北歐少數民族被殖民壓迫的歷史，而且是 Venke 自己家族的故事，同時也透過食物更深入地了解挪威的文化，雖然一切還沒真正開始，但我覺得自己已經愛上挪威了。今晚的挪威美食，除了鮭魚濃湯、沙拉薯泥、覆盆子莓果點心、還有香草磨菇馴鹿肉....視覺與味覺都獲得了極大的滿足，謝謝親愛的主廚 Venke。飯後這對老夫婦帶著我們到附近的森林中散步，野地上正綻放著屬於挪威夏日的大地野宴，黃色小花稱作 "Butter cup"，藍色小花稱作 "Forget me not" (勿忘我)。





在研討會開始前，我參加由 Michael Jones 教授帶大家去進行城市走讀的活動。特別去了解這個工業城如何走向環境永續的發展概念。這邊大部分的人都非常樸素，我們昨天去看在地的社會住宅，他們可以自己建造房子（由基金會出資評選）但個人並不擁有土地，只是用低廉的價格租房子，這些錢也會回到保育工作上。我覺得要促成這一切的改變最重要還是來自於人的理念，有信念最重要，願意付出同時也願意合作，更重要的是要有創意，才能很務實的讓這一切發生，因此教育的工作才會如此的重要。

（左圖：我與 Michael Jones 教授）

2012 年我受到「一平方英寸的寂靜」這本書的作者戈登漢普頓(Gordon Hempton) 的影響，開始更深度的了解保護寂靜的重要性，同樣身為一位野地錄音師，我發現人類噪音對環境造成的傷害與時俱進，但是大部分的人並沒有察覺這件事情的嚴重性，人類對於保育的思維也停留在視覺的層次。2013 年我第一次開始跟羅東林管處提出「寂靜山徑」的想法，並自行組成工作團隊來太平山進行聲景的研究調查。我期待能在翠峰湖畔的環湖步道上設立的「寂靜山徑」，邀請全台灣民眾去體認「安靜傾聽」的重要價值。這場運動持續進行了將近六年，經過一切的努力，全台第一條國家級的「寂靜山徑」終於在 2018 年獲得宣示成立，這件事可以說是世界創舉，其背後的思維與實踐對生態保育具有重要的影響，也引起國際的關注。





(上圖:我正在報告的畫面)

因此我特別把我這場關於推動「寂靜山徑」的努力過程，特別寫成一篇論文摘要，投稿到即將在挪威舉辦的北歐地理學者研討會，並獲得這次發表的邀請，而這對來說將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，因為在我發表的主題區塊中，共有五篇論文，其中包括瑞士、葡萄牙、以及澳洲的學者，所發表的論文都是跟聆聽與寂靜有關，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最棒蒐集研究與創作採訪最好的機會，對於一位以藝術文化作為環境運動策略的工作者來說，這樣的視野是極為重要的養分。很快地，我就認識了這幾位同樣透過聆聽來連結土地的學者。Gabi 是來自義大利米蘭的學者，目前在瑞士蘇黎士投入生態心理諮商，Anna 是英國學者，她研究語言溝通與環境議題傳播，我們會在同一個 section 分享彼此研究內容，但是今天我們已經變成好朋友了。未來我們的研究，可能有機會集結成一本書，也代表著「寂靜山徑」作法將以英文出書發表，十分期待。

報告的這一天，我很早出門了。過了橋，氣候也變了……今天下雨了，天氣也變冷了。我們這群來自台灣師範大學（NTNU），來挪威的 NTNU 參加研討會。聆聽了好幾場的報告，我自己也準備上場了，現場湧入了很多聆聽的朋友，在這個階梯式

的學術殿堂中，一眼望過去，全都是西方的面孔。(下圖:報告成功，跟同一組的學者合影)



就跟所有的地理學者一樣，我們要掌握的地圖不僅是外在，更是內在。而探險是每一個研究地理的人不可欠缺的人格特質，尤其是初次走向那片陌生的陸塊。

鬆了一口氣，結束我的報告。好開心遇見這羣世界各國的夥伴，我們用不同方式傾聽、連結。卻同樣透過身體去感受寂靜、時間、空間....一起重新探索、定義、實踐。

(右圖:從左到右，Gabi, 我和 Anna)





我身邊的這一群學者，有來自英國、葡萄牙、加拿大等國家，他們是關心藝術創意的地理學者，個人特質都很強烈，我們昨天在同一個主題中分享彼此研究及投身的工作，他們都很喜歡我的演講，也問起我關於香港問題的看法。我也跟他們分享為什麼要成立台灣聲景協會... 有一位學者告訴我說，她覺得我做的事情太棒了，因為全世界都在發生人在山徑上會很喧嘩，完全不聆聽環境聲音的狀況。但是他們都很好奇我怎麼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，而且影響了這麼多的人... 我說，台灣社會很民主開放，公民的力量也很大，他們聽完都十分認同，並給我非常大的鼓舞及回饋。我們用完餐都已經晚上10點多，這裡是高緯度國家，此時已經永晝，完全不會天黑，真正「不夜城」。我每天都覺得自己好像不需要睡覺，但其實已經完全累翻了……我們還在戶外聆聽齊柏林樂團的表演，三更半夜走回到下榻的飯店，立刻不支倒在床上.....

舉辦國際研討會議真的不簡單，這是學校為招待世界各地而來的學者所準備的晚宴，這羣美聲合唱團穿著挪威傳統服裝唱著極為動聽的旋律，讓我想起電影「冰雪奇緣」(Frozen)中的配樂。十分驚豔，這裡居然是學生活動中心。

把握每一個可以錄音的片刻，不論是山雀唱歌或帶著駝鈴的羊羣，這些全是挪威的聲景記憶。



火車沿著山光水色的峽灣把我們帶到了 Røstad, 今天我們要拜訪的是 Nord 大學的 Asbjorn Kolberg 教授, 他特別為我們介紹挪威少數民族薩米族的文化、歷史及當前文化教育傳承的挑戰。這所學校原本是一個農莊, 後來也提供學習遲緩兒童教育的地方, 後來轉換成大學校區, 但仍充滿田園恬靜的風光, Kolberg 教授氣質斯文, 認真投入原住民文化教育的工作, 他的分享讓我們上了非常寶貴的一課, 更有趣的是, 我是第一次知道, 原來 Laila 是薩米族的女性名字。而且挪威人很多人都叫 Laila, 忽然恍然大悟, 原來我跟挪威有這麼深的連結啊!

街角有一排電動車的充電站, 提醒我也要替自己充電一下, 明早 4:00AM 就要 check out 去機場了, 朝下一站-北角出發。再見了, 美麗的 Trondheim。

這是夢境, 詩意的國度, 綿延的起伏, 尤如思念的心緒。在雲端之上的我, 送來遙遠的祝福。

Hannibgsvag 位於挪威最北方的 Finnmark 郡內, 受到來自南方灣流的暖流影響, 讓這裡成為人類可以居住的最北境。這裡已經進入到北極圈, 天氣非常的寒冷, 主要林相就是苔原植被, 也是馴鹿棲息之地。由於在北極海中有冷暖水團的交匯, 形成了非常棒的漁場。因此 Hannibgsvag 是一個靠漁業及觀光業為生的漁村, 但是自從北海發現了油田之後, 挪威成為非常有錢的國家, 但是小鎮整體發展還是非常的素樸低調, 而且一直維持原有的模樣。但是走進房子內設備都非常得好, 空氣及海水也十分乾淨, 但別看陽光燦爛, 我現在的環境只有攝氏五度 C 而已。

半夜 12 點太陽不下沈, 而是再度爬昇, 這就是挪威北角的 midnight sun, 何其幸運在夏至這一天, 在這天涯海角, 見證了地球的奇觀。



薩米族是這裡最主要的原住民族，他們和台灣的原住民一樣，早期也遭受殖民統治者的迫害，面臨很多文化流失的困境，近年來他們放養馴鹿的區域，被當作風力發電場的地點，造成許多馴鹿的死亡，引起薩米族的抗議，許多環境及文化問題還在持續上演。Karen 是 81 歲的薩米婦女，每年夏天她都會到 Hannibgsvag 販賣她的手工製品，我告訴她我的名字叫做 Laila，她立刻說這是薩米族的名字，當然她也很快的就記住了我。我雖然對她的文化充滿興趣，但是當我看到 Karen 在如此低溫下還在大啖甜筒時，來自亞熱帶的我終於明白什麼是「極地民族」了。

今天走上了挪威的「寂靜山徑」，好冷又好美，錄到一些講「挪威語」的野鳥，錄音讓我學會等待，同時也學會更專注去欣賞，那腳邊的「群芳鬥艷」。

這羣海鷗正在享受魚罐頭工廠所拋棄的內臟，牠們的叫聲十分熱烈而且充滿情緒，這段聲音充分詮釋了這裡的產業文化、人與自然的關係，各種人文地理所關注的主題。不過能夠同時錄到這麼多隻海鷗佐餐的聲音，我真的覺得自己算是賺到了！

在北極圈內乘船賞鳥... 沒有「大炮」什麼都拍不清楚，只能在寒風刺骨中去記住這每一刻的相遇。（體感經驗是，臉跟手都被凍得好痛啊！）

這裡還留著殘雪，偶遇了一羣馴鹿，牠們十分安靜害羞，身上還留著冬季的白毛，到了八月才會蛻變成棕色。想到冬天這裡就會變成一片冰天雪地，而夏日的此刻，峽灣與苔原的風景，是如此遼闊又令人沈醉。

這裡的漁船所捕到的魚獲多樣，但是他們都是會先曬成魚乾，再削成薄片。就有點像是柴魚的做法，主要是用來保存。過去這裡也會捕鯨魚，但是現在已經不再捕捉。目前主要漁產是鱒魚，甚至會外銷到非洲去。當地漁村十分小巧又很詩意，雖然有很多的觀光客造訪，但是整體的氛圍還是十分寧靜，除了有海鷗聲音，我也可以聽到鷓鴣的鳴唱，漁村也是靠觀光為收入來源，但是並不會因為經濟因素，讓漁村原本樸實的面貌充滿商業的色彩，民眾依然過著安靜的生活，並與自然融合。這裡的電線杆以木頭為主，不會看到任何的水泥柱子，沿著海岸更不會看到那些醜陋的消坡塊。

此刻，我只要好好享受這方寂靜。我拿出你送給我的「清靜經」，讀了數行，我決定脫下鞋子，踏在永晝的苔原上，像岩壁中盛開的野花，去感受北極圈的正向力量與磁場...才入定不久，後方忽然上來一位遊客，拿著手機一路狂講...好一個修行的功課。

每個港口都有自己獨特的聲響及個性，從船隻的種類、進港跟出港的時間，對我這樣子的過客而言，實在很難掌握，我四處打聽，很幸運地錄到大型遊輪的鳴笛聲，也錄到像音樂合聲的船隻進港聲音，比較起來這些船的引擎安靜許多，這些聲音跟台灣的港口全然不同，我在錄音的時候也引起遊客側目，他們很好奇怎麼會一個東方女子跑到這裡錄音。就在等待的時候，遇到了董恩慈，我們一起來參加研討會，他是達悟第一位地理學博士，我們共同經歷了這一切，也一路分享了彼此許多的看法及感受，這真的是奇妙的一刻，來到北歐極北之島，談著蘭嶼，繫念著蘭嶼...同樣是靠著觀光發展的島嶼、同樣是靠海維生的子民...恩慈心中有很多的感慨，生態、文化、教育、觀光...看見別人的「地方」，心中仍要回到自己的「地方」，不論走多遠，都是下一個回歸與出發的開始。

跟夥伴們在奧斯陸分別後，展開一個人的旅行，下一個地點是：德國。

聽過了挪威版的鳥語，現在來到美茵茲大學（Johannes Gutenberg-Universität Mainz）聽德語版的鳥鳴。明天我一定要記得帶機器來錄音，太好聽了。雖然我還是會聽到救護車的聲音、噴射飛機的聲音、汽車引擎的聲音，但是天籟旋律仍然如此動聽，沒想到大學校園裡面，就保有這麼一條美麗的「寂靜山徑」。

古城中每 15 分鐘就會敲鐘，這樣的聲景至少傳誦幾百年了吧。天氣好熱，完全不輸台灣！





覺得自己好像重回在美國唸書的時光，搭公車上學，上課聽到很多關於聲音跟歷史，聲音跟空間的題目，認識了一群非常有趣的學者，但整天的英文再加上晚餐啤酒助陣，只好頭昏腦脹地走回飯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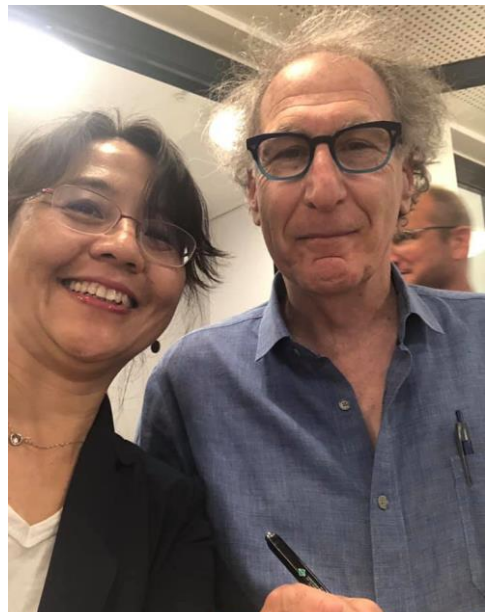
學校裡面就有一個十分美麗的植物園，由生態系負責管理，這片森林蓊鬱，鳥音悅耳，但離法蘭克福太近，不時都聽見噴射引擎的聲音。不過如此夏日風情，真的是音樂家與詩人的故鄉。

我們用身體記憶。一位田野工作者來到地方，透過聲音呈現人與人之間、人與環境之間的感性表達，基本上、我們的身體就是一部感官的歷史。

這幾天在 Mainz 的「棲地」，十分簡單樸素。每天都只看到這位不會說英文的阿伯獨自張羅一切，他每天都對我講德文，我也只能微笑以對。今天早上他幫我倒咖啡的時候，特別拿了一片草莓派給我，這次他說了一句英文：“This is for you”。好吃極了，「微笑」果然是最好的語言。

最後一天在美茵茨大學上課，深受啟發，也向 Steven Feld 老師提出邀請，希望明年能夠請他來台灣，並且播放他所拍攝的民族誌紀錄片 *The voice of the rainforest*，這是一部從聲音及聆聽的角度，來關注人與環境之間文化關係的影片。就讓這一切拭目以待吧。

(右圖:我和 Steven Feld)



從德國回到奧斯陸已近傍晚，臨別秋波，我匆匆來到港邊，看著船進船出，在這送往迎來的現場，我內心也滿佈情緒，每一次出航都載回好多故事... 流浪了半個月，思念始終陪伴著我，但是此刻，我只想好好的把這個過程記錄下來。我在皇宮的廣場中聽見這段鐘聲，很好奇它究竟是發聲自何方，尋尋覓覓終於被我找到，就在奧斯陸市政府的建築上方傳來。晚上 10:00 我終於錄下了這段奧斯陸送給我的美麗旋律，當作是此段旅行的完美句點。

我站在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的和平中心前留影，獨自一人對著手機傻笑。今天是週末，遊客如織，四週氛圍似乎帶著一種歡樂的情緒，但是我卻聽到了旁邊有一位街頭藝人，正淡淡唱著 Tears in heaven，是我很喜歡的老歌，動人的吉他旋律伴隨海鷗的叫聲，在我心中迴盪不已，遠方傳來的鐘聲，似乎正在告知時光的飛逝，再見了，奧斯陸，再見了，挪威和德國，感謝所有的相遇。親愛的家人好友，我已揚起帆幟，即將駛回自己的港灣。